

# 只有一種的直覺支配 著他們——前進！

文 | 陳成毅 文化工作者  
圖 | 客家電視台

文學進入影視戲劇，豐富國人生活娛樂，繼去年的「台北歌手」播出，4月8日客家電視台播出同一工作團隊劇目「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法則」，揉合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5部經典文學作品，帶出前進的年代知識分子與農民深刻的身影。

## 有倆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

在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常設展館裏，陳設了一處「賴和書房」，被尊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，行醫救人，寫文救世，在風華萬千的1920年代組了「臺灣文化協會」，透過發表演講、戲劇和文學，試圖引領一股思想改造風潮，團結臺灣，有人說那是屬於臺灣自己的文藝復興運動，不幸，短短幾年，文化協會分裂了，左派右派價值認同不一，各成一方勢力，於是，賴和寫下了小說〈前進〉：

在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，有倆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。他倆的來歷有些不明，不曉得是追慕不返母親的慈愛，自己走出家來，或是不受後母教訓，被逐的前人之子。……他倆不知立的什麼地方，也不知什麼是方向，不知立的地面是否穩固，也不知立的四周是否危險，因為一片暗黑，眼睛已失了作用。



在秦得隆開的醫館，兄弟討論著家鄉的紛紛擾擾。

這樣的時代描述，彷彿見證了臺灣每個歷史階段的困境，我們在一次又一次的對立價值中不斷往前邁進，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對立。

由客家電視台所製作的《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法則》（以下簡稱《日》）以〈前進〉為故事原型，全劇12集改編賴和小說〈一桿秤仔〉、〈蛇先生〉、〈豐作〉、〈浪漫外紀〉，從一對價值對立的兄弟拉開序幕，重新將各篇小說揉合一體，



妄想甘蔗今年過磅大賺錢的秦得參，坐在滿滿甘蔗的牛車上，進到糖廠。

敘述這對兄弟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與困惑中，找尋前進的方向，找到前進的力量。

《日》劇擴大角色篇幅，讓原本只是〈一桿稱仔〉裡的秦得參，成了貫穿全劇的主人翁，性格綜合了賴和小說〈豐作〉裡的對農組和會社碎碎念，只盼甘蔗豐收能賣得好價錢的添福，生活環境維持了〈一桿稱仔〉裡的威麗村與秦家，一個小小的農村和窮人家；虛構出來的哥哥秦得隆，是賴和先生的某個側寫縮影，念醫學院參加左派讀書會，開醫館救人，教導農民新知識，力行新文化運動，盼望有朝一日，趕走日本人，卻意外染上命案，逃難回家。

### 前進！向著那不知到著處的道

兄弟倆因為父親參與草根抗日事件身亡，母親因病過世，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目標與生命

價值，秦得參妄想賺大錢，過好生活，反正日本人拳頭比較大，被統治的臺灣人還能怎麼樣，要比拳頭，下場終像爸爸那樣？哥哥秦得隆冀望改造社會，相信文明可以壯大自己，有朝一日便能擊垮日本，這也是父親的最大願望。



甘蔗綁上柴刀，秦得參一人衝進派出所殺警。

二人在一年一次製糖會社甘蔗磅秤作假的事件裡，衝突了起來，哥哥覺得申訴請願最直接，弟弟只想私底下賄賂警察以了事，為了生存，兄弟針鋒相對，一波又一波的危機與衝突，最後壓垮了兄弟各自所相信的價值與真理的，是那如虎的殖民體制，無情而現實地撕裂著原本深愛著的彼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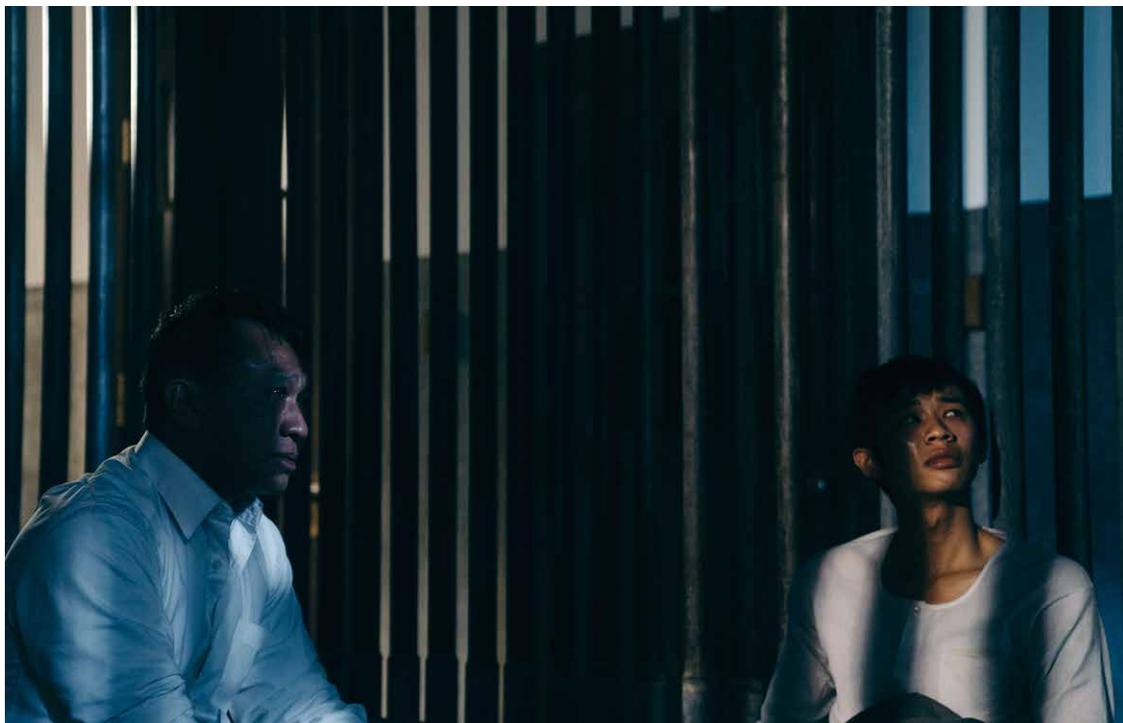
面對殖民，沒有誰的方法對，誰的想法錯，就像在黑暗中看不見方向，只有前進，才会有方向；面對當代，混亂的民族、階級、資本、全球化議題，彷彿又回到原點，回到了〈前進〉裡的黑暗：

眨眼一縷的光明，漸被遮蔽，空間又再恢復到前一樣的暗黑，而且有漸次濃厚的預



被日警拘留的秦得隆涉嫌參加左派組織，被拷打審問。

示。失了伴侶的他，孤獨地在黑暗中繼續著前進。前進！向著那不知到著處的道上一……



賴和與秦得參於獄中相遇，聊著不知方向的未來。